



· 太阳鸟 · 文学丛书

红尘漫漫

徐 女 著

华艺出版社

红尘漫漫

徐女·著

华艺出版社



(京)新登字 124 号

红 尘 漫 漫

著 者: 徐 女
出 版: 华艺出版社
发 行: 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邮政编码 100010 电话 6736751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印 刷: 廊坊市春景印务公司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字 数: 413 千字
印 张: 16.75
版 次: 1995 年 5 月第一版
印 次: 199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印 数: 1—20000 册

书 号: ISBN7-80039-943-5/I·527
定 价: 16.80 元

(书中如有缺页, 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)

内 容 提 要

在人生这个大舞台，人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，有人用尽卑劣手段平步青云，有人为活得真实而历尽坎坷……

从六、七十年代到今天，风风雨雨二十几个春秋，社会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人的观念也发生根本的改变。两个时代所处的特定环境，每个人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，种种的陋习和恩怨纠葛，演尽了悲欢离合。

本书的叙述充满激情，情节真实细腻，作者提示了一种境界，不论你是男人、女人，卑微或高贵的，在精神和物质追求中只有爱是永恒的，追求也永不止息！

目 录

上 部	腥 雨	(1)
中 部	天 网	(179)
下 部	情 怨	(349)

上 部

腥 雨

柔和的月光照着行踪匆忙的姑娘，她是仁和巷第一个起来“造反”的女将，在宝城没有人不知道她——何小琴的。但此刻，她却像幽灵般地穿过马路走入小巷，蹑手蹑脚绕过那株银杏树。

巷中有躺着坐着纳凉的男女，她不敢看；与其说不屑一顾，倒不如说怕见众人，偷偷地瞧一眼对门张亚菊家，心里不知为啥总有点发怵。

她俩原是同学兼邻居，同龄又同班，俩人从学习成绩到穿戴都在暗中比高下。有次老师作文命题，俩人同时完成交卷，结果她错一个符号，张亚菊得了第一名，为此她大有恨天“既生琴、何生菊”的感慨。

自家庭发生变故后，何小琴更自叹命苦。不料找上了对象，她又趾高气扬：

“我的朋友就比她的郑怀远强！”

……可是她的男友李红兵已经被她送进监狱，罪名：强奸妇女，是她亲手签了名、盖了手印。她本意不是这样，可大家公认她是主谋，事实也正是如此。她不愿让别人嘲讪自己“忘恩负义”、“恩将仇报”，想弥补过错，试图使李红兵免祸；章洪发说她使孩子气，一切已既成事实了。

刚才去看守所送几件衣服和日用品，她流着泪请求李红兵原谅。李红兵虽脚镣手铐，蓬头垢面，却昂着头，冷冷仇视着她，一言不发，又别转头。显然，他憎恨到了极点。

何小琴尴尬地，无限愧疚地走出看守所。

大门外，章洪发见她出来忙去搀她，又替她揩去泪，理拢鬓发，轻声地安慰说：

“过些天会忘记的！”

“噢！”何小琴勉强笑笑，和章洪发一同钻进停在一旁的吉普车。

当车来到仁和巷，她下了车，她不能让众邻看到与章洪发在一起。

来到自己家，推门进去，呈现她眼前的是一个赤膊穿短裤后生，他双腿细如麻杆，头大脖子细，瘦得像只小猢猻；坐在木板上睁着无神的眼睛，身子两旁放着一副木制的拐杖，行走时就用它支撑。他就是何小琴的弟弟何小杰。

何小琴忙从挎包里取出几只馒头和一只杯子，放在何小杰面前，说：

“你饿坏了吧！”

何小杰点点头，急不可待地捞起馒头，咬了口，嚼起来。同时，另一手揭开盖子。一阵喷鼻的香气使人馋涎欲滴，伸手抓了块红烧肉，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嚼着、咽着……

“姐，真好吃！”吃饱了，何小杰脸上有笑，话也多了。

“姐明天再给你拿来。”何小琴整理着木床上的小人书，突然问：

“有人来过吗？”

何小杰摇摇头。

“你出去过吗？”

何小杰还是摇头，忽地指指桌上说：

“她来信了。”

何小琴走过去，桌上果然放着一封信，她拆开，看完，“刷刷”几下撕碎扔在桌上，回头对弟弟说：

“别睬她！”见何小杰不作声，她又加重了语气说了一遍。

“知道了。”何小杰勉强地应诺。

何小琴父亲何阿树、母亲陆秀贞，是金城公司普工、泥工，加上一双子女，一家人生活尚可。小杰幼时患小儿麻痹症，整个腿肌肉萎缩成残疾，爸妈厌弃他，小琴却怜悯他疼爱他，才使他走完童年。

这个家由母亲陆秀贞主宰，如果用将军和奴仆划分的话，父亲是奴仆，母亲是将军。母亲好吃懒做，先吃后空，常常断薪。家里虽然缺少幸福和谐，但总有些许温暖。蒋介石“反攻”大陆的几声炮轰后，将这一丝温暖也涤荡无存了……

陆秀贞怕死，怕子弹挽着头上，她首先辞了职，然后叫何阿树退了党、也辞了职，变卖了所有值钱家什，全家搬到她老家山岙里；躲开城市，等“仗”结束再回来。

何小琴不走，以读书为借口死不离开。爸妈揣了钱，用“饿死”威胁她，她还是不走，她不想离开生养过的小巷，他们没法了，只给小琴两个月的生活费，又扔下拐脚儿子走了。

但是，回乡不久，陆秀贞就与隔壁一木匠勾搭成奸，并卷走钞票私奔了，何阿树一气之下撞了火车……

何小琴含泪掩埋了父亲，挑起抚养弟弟的重担。她扫马路、倒马桶什么苦都吃过，姐弟俩苦撑苦熬在老师和众人帮助下捱过日子，读完初中的学费还是老师们凑的。

……

最艰苦的日子都已捱过来了，而今被木匠骗光了钱又遭厌弃的陆秀贞，却又要回家来！何小琴不肯接纳，她决不原谅母亲给家庭造成的灾难！

“李奶、李奶！”门外传来嘈杂声，何小琴从遐想中回神，一激灵，挑开白布窗帘的一角，往外看。

李奶步履蹒跚，一头银丝盖不住满脸悲愤，有几人忙去搀扶

她，她边抹泪、嘴里念着什么，走向马路对面的小院。

何小琴知道李奶奶刚从看守所回来，呆呆地凝望着李奶奶微驼的背影，泛起感慨。眼前浮现李奶奶的孙子李红兵——李邦彦，那个活泼诚实又富有同情心的小伙子。在她心中李邦彦虽不是豪杰英雄，但对她有过救命之恩，她不会忘记她家发生一系列变故后，李家的独门小合院成了何家姐弟的保护所。李奶奶更是善良而淳朴，总把好吃的留给她，李邦彦如兄长般地待她。后来学校搞起“停课闹革命”，俩人都参加了红卫兵。李邦彦还将封建诗人的名字改成李红兵，既虔诚又革命化。他们都闹哄哄地跟着人们站在路口拦住过往行人，量裤口剪“阿飞”裤，剪长辫子，贴大字报、抄语录、读语录……忙得不亦乐乎。之后，俩人竟双双坠入情网，山盟海誓，海枯石烂，一个非他不嫁，一个非她不娶。凭良心说，李红兵给予她的东西由物质到感情太多了，而她何小琴回报他的却是十年徒刑……

邻居们指桑骂槐把何小琴行为恣意渲染成女魔，卑贱得媚妓无二，她说不清、道不明、唯有忍气吞声……

小巷里的人都视何小琴鄙若弃履，说她是条人妖！远远地躲着她，如避瘟神。

这仁和巷是古老的。二十年代仿建明式的二排平房，中间有条坑坑洼洼砖头铺出的八卦花纹的路，像一条分水线，将平房垒成二边。

这里住着十几户人家，都是门对门，窗对窗，一家烧饭炒菜，香气就会飘溢整条小巷；巷头温酒，巷尾也能闻到。这地方，打个喷嚏也能弹起回音。

小巷里住的人，来自东西南北五湖四海，张王李陈走在一起，又都同一单位，以各自家庭为轴心，拥着一片小天地。

小巷中间有座大院，解放前曾设过县党部，现在归金城公司。当权者将大院切成几段，各占一小院。这里花香鸟语，比围墙还

高的树木，少说也有百来年。门前台阶下有对石狮，穆肃威武，将小巷的人隔开。

如今，石狮头已被“小将”砸掉，石狮两旁的两株百年银杏树，一株已被锯掉，尚有一株是赵志荪出面干涉才留了下来。每年它结着累累硕果，由亚菊妈采摘每户均分，自被造反派来搞过一次，已被弄得断肢残肢，现已只长叶不结果了。说不清在什么时候起，同样的人被划分为两种等级，住小巷的二等公民和大院的特殊公民。

大院内出来的子女，个个都有出息，国营全民，连大集体单位都很少去。二等公民养出的子女，不是支农便是支边，仿佛生下来就是为“农”性准备的。即使你理所当然可留城，也只有社办企业小集体。

第二区别是用水，住大院的人拢头一拧，自来水就“哗哗”的，洗菜淘米，十分方便。而小巷人全靠巷中那口水井，天未亮，人们拎着木桶、铅桶“扑哧扑哧”在吊水。去迟了，水就混浊不清，只能冲洗地板了。水井旁有根长石条，从早到晚总有人在石块上洗衣汰菜。有人说，水是舀不干的，似乎有些抽象，碰到干旱天，水珠珍贵，大家争相抢水。你今天起五更，我明天起三更，铅桶木桶碰撞声昼夜不断。抢水大战的后果，水井负荷太重，水就发浊，井见底。但是，第二天，井里又会冒上盈盈清水，慷慨供大家取用。

日复日，年复年，日子就这么捱过来。

离水井不远的银杏树，这里是小巷人活动的中心。大家都喜欢来到此地晒太阳、纳凉，谈天说地说新闻，各家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像一面透明的镜子，大家都照得到看得见。

对小巷里人来说，夏天最难熬了。房子低又破旧，屋里蛰居不住，大家都等太阳落山后，在自家门口的砖路上泼水冲散热气。这时，地上会冒起一阵热烟，水很快被砖吸干，再洒就凉快了。于

是人们才陆续搬出桌凳椅子，到外面吃饭纳凉。老人、后生和小孩都袒胸露臂只穿一条短裤衩，而妇女和姑娘却不敢十分显露，圆领衫、短袖、睡裤或短裙。

这时候的小巷活了、炸了。老人们手持扇子一闪一闪地晃摇着，侃着见闻。孩子们在他们膝下听故事，也有在妈妈怀里数星星，到处都是扇子赶蚊的“啪啪”声。最活跃的数青年后生，他们围着一张桌子，借着巷灯微弱的光亮在玩扑克；他们的身后总是围着一群指手划脚的旁观者，不时的因某人出错一张牌而争得脖粗脸红，但是，眨眼间又会和好如初。

住小巷头间的江仁杰一手端着朱砂茶壶，一手提竹椅子，腋下又夹着把芭蕉扇，也来乘凉。他一头银丝，人精瘦精神却蛮好，其实他才五十出头，据说他还是工程师，犯了错误才来到宝山附中任教，现在让他到金城公司基地看守仓库。

江仁杰说话慢条斯理，和蔼可亲，他那门板样薄的胸膛，藏着许多扣人心弦的故事，孩子们最欢迎他。

江仁杰刚落座，郑招庚在妻子韦玉香的搀扶下也出来，他患了晚期浮肿病，“白衣”天使把他从死神手里夺过来，他是小巷唯一依靠药罐活命的人。

憨头憨脑的郑怀远跟在父亲后面，手搬竹藤椅扶父亲躺在上面，韦玉香的扇子一下一下为丈夫赶着蚊子。

江仁杰看看韦玉香夫妻，禁不住叹口气，妻子王丽英“失踪”之事又在眼前浮现。

记得是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她出逃的。一走年余，杳无音讯，生死两茫茫！天地之大，却装不下他满腹悲愤。

江仁杰与前妻王丽芬是同班同学。毕业后，他在津市城建局任总工程师，王丽芬在设计处绘图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成了“右派”。“右派”的帽子像座小山几乎压垮了她。为了换个环境，他们从津市调到宝山县，指望能过安静的日子，岂料祸不单行，王

丽芬一病呜呼。

现在的妻子，当初的小姨。她敬佩姐夫为人，又舍不得两个无娘的孩子，不顾年龄悬殊下嫁于他。

王丽英学的也是建筑系，江仁杰到老支书文伯明处去要求。文伯明不但同意王丽英调入金城，还让她担任了技术员。

可是好日子没过几年，赵志荪“造反”得势，又把王丽英错误地打成“现反”。“现反”在中国辞典上是新词。从此，无穷无尽的灾难向王丽英压来，游街挂黑牌，扫厕所捅阴沟……

江仁杰痛苦不堪，他见爱妻被摧残却无力庇护，这是做丈夫的悲哀！他更不相信文静、保守的她，会反党，他了解她，这无疑又是一起冤案。只是江仁杰惊讶地发现，妻竟是这么坚强，面对厄运毫不气馁、低头。江仁杰不知道王丽英倍受摧残和折磨，都是为了保护她女性的尊严。想占她便宜的色狼赵志荪，使她受尽屈辱和迫害。

赵志荪是披着人皮的恶魔，他凡是想要而得不到的，总要毁了它，这是他的做人准则。

批斗会一结束，造反派将王丽英押回公司，要她冲洗厕所。

王丽英拎着一桶水正吃力地泼在沟道上。陡然，她见厕所门边一男子正盯着自己在淫笑。定睛一看是赵志荪，她虽愤慨不已，但只顾自己扫着沟道不睬他。

赵志荪眯着眼睛冲她笑，又习惯地用手把已经半秃的头发往后擦去，使头顶更光滑。走到她面前小便起来。

“啪啪啪”尿水四处暴溅，臭气扑鼻难闻，溅在王丽英衣裤上……

“流氓！”王丽英忍无可忍，她想夺路逃出来，被赵志荪双手挡住，逼到角落里。

“丽英！其实是你逼我这样做的。”赵志荪望着她那楚楚神态，

一种欲罢难休的念头又串上来，他猛地抱住她……

“流氓！滚开！”王丽英挣扎着，呼叫着。

“咳咳咳！”厕所外响起咳嗽声，赵志荪这才扫兴地放了手。他走出厕所观看，过道连个鬼影也没有。他想可能自己听错。又走进厕所，却又听见重重的脚步声，出来查看，又什么都没有。

“见鬼！”赵志荪咕哝着。回头看这个纤弱的女人竟这么难到手，像块中看不中啃的肉骨头，使他伤透脑筋，费尽心机。

折磨、迫害并不是赵志荪的真正目的，一切手段都是为逼她就范，占到她的肉体。他曾经许愿让她担任技术科主任，谁知王丽英软硬都不吃。

“丽英！”赵志荪拍拍她的肩膀，爱怜地说：“我爱你是从内心出发的，你娇弱的身骨，细嫩的皮肉，当然做不了这些粗活，只要你回心转意，我让你官复原职、摘掉‘帽子’……”

王丽英冷漠地说：

“谢谢你的好意，我什么也不在乎！”

赵志荪邪恶地盯着她问：

“什么也不在乎，独独在乎这个？”

王丽英明白他指的“这个”是指什么。她严厉地指着他说：

“你滚！我告诉你，趁早死了心，别白日做梦！”

“别他娘的肉吊臭，猫叫瘦！”赵志荪咬牙切齿。

王丽英见赵志荪走掉，她深深地吁了口气。洗净厕所，扫完地，她就可回家了。

这时，冷不防又冲进来几个“造反派”，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抓住她的头发，几个人扭住她的手，使她动弹不得。不消一支烟工夫，她的一头秀发被剪成“阴阳头”。随后又被拖的拖，推的推，把她拉进一间办公室……折腾到夜里才放她回家。

一切灾难都在她的意料之中。夜静悄悄的，一切罪恶都在黑暗中进行。但是，再黑暗也难以扼杀正义和善良。

一个苍老的人影拐进仁和巷，向银杏树旁走去。那人影走到王丽英家门口停下，他警惕地左右看看，举手轻轻敲着门。

这时，门裂开一条缝，那人便机灵地闪了进去。

“文支书！”江仁杰正替妻子身上伤口涂紫药水，一见文伯明，夫妻俩泪如雨下。

“小王，你快找个地方躲一躲！明天，赵志荪会对你下更毒的手。”文支书十分愤怒，但他也自身难保。

“文支书！”王丽英无限悲愤地哭倒在他怀里。

“不要哭，小王，坚强些！你是有骨气的，许多须眉都不及你！”文伯明说着引起一阵咳嗽。

“您，下午是您……”王丽英睁大眼睛。

文伯明点点头，然后他痛苦又困惑地说：

“我无能，没法保护你们。”

“支书！”王丽英感激地说，“我永远不会忘记的……”

江仁杰如坠迷雾，但他猜想妻子一定受过一场灾难。

“我看小王先躲一下。”

“笃笃！”又有人敲门。江仁杰拉开门闩，进来的是韦玉香，她是来送止痛药片的。

文伯明与他们点点头，悄悄走了。江仁杰送他出门。

韦玉香只看到他的背影，她心里纳闷：这个背影好像是文书记。但她没吱声。见王丽英哭肿双眼，便劝慰道：

“世道艰难，想开点。连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名字也被倒写在地上，打上叉。他都在遭难，何况我们小民百姓？只要留得青山在，不愁翻身日子不会到！”劝着，她自己 also 流起泪来。

“丽英！你去找大哥吧！”江仁杰送走客人转身进来，忽然想起这个主意。大哥是她的亲哥哥，住在沙头角。那里有条街叫中英街，只要越过马路中间的一块地界，便能逃出中国了，有些人出逃成功，加入英国籍再来与家人团聚。

“你自己要保重!”王丽英拉着丈夫的手,泣不成声,“只要我不死,每年八月十六我会遥祝你们,我一定会回来的!”

江仁杰紧紧捏着她的手。他知道,妻子不是出逃,她热爱祖国,热爱自己的家,避离实在万般无奈。

这时,天忽然也发起怒来,电光闪闪,风雨交加。韦玉香催促说:

“看看,天也助你们了,快别儿女情长,逃命要紧!”她忙找顶帽子戴在王丽英头上,又把雨衣披在她身上。摸遍口袋,将身上仅有的数十斤全国粮票塞入她口袋里,拉着她消失在大雨倾盆的夜色里……

第二天清晨,雨过天晴,对王丽英来说,该是个灾难的日子。赵志荪要召开职工大会批斗她,再将她投进监狱,罪状:反党分子。

一早,专案组人敲开江家的门,他们是来提审“人犯”的。

江仁杰哭肿双眼说:

“她自杀了……”

“什么!死啦?”专案组人很失望,又将信将疑。早知她会死,昨夜不应放她回家。他们只得悻悻回公司,向等候在那里的赵志荪汇报情况。

赵志荪一听,暴跳如雷,一把抓住专案组长的胸襟,吼道:

“活要见人,死要见尸!”他在公司“独把朝纲”,却制服不了一个自己手下的女人。他困惑这个女人有如此坚强的意志,如此决烈的个性!

女人的自重像一株参天大树,眼见那硕果累累摘不了、吃不到,被视作下贱得恰如路边一根草,任踢任踩,同样女人区别如此之大。赵志荪懊恼的是这么多天来白白费尽心,他叫来专案组的头,向他一阵耳语……

仁和巷里,韦玉香装着扫地,看专案组人走远,她赶忙跑进